

【潇湘书院】
蝉联票榜高位

金牌作家
青青的悠然

再现夜色下靡丽江南，
针尖上柔婉杀机

绣色可餐

藏锦篇

在大火中，自以为捡到
个温文无害的落地滴仙
不知你在一刃剑光外，
玩弄人心

依旧是——富贵汤中玉娇客
半身霜华半身雪

从此以后你便是曜司之人，
永无自由之身，这是你的罚

绣色可餐

凝锦篇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绣色可餐. 凝锦篇 : 全 2 册 / 青青的悠然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7-5399-9935-7

I. ①绣… II. ①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1434 号

书 名	绣色可餐. 凝锦篇 : 全 2 册
作 者	青青的悠然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吴小波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黄 姗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1000 mm 1/16
字 数	720 千字
印 张	38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935-7
定 价	56.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尔虞我诈 /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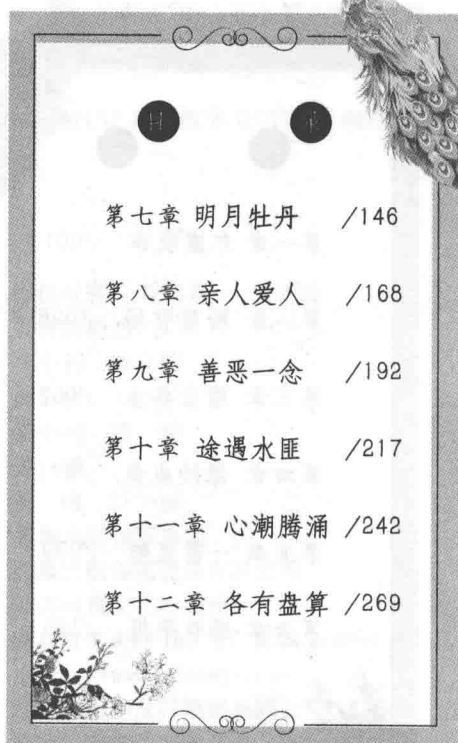
第二章 粉墨登场 /026

第三章 缙云县主 /052

第四章 爆炒咸鱼 /071

第五章 一箭双雕 /099

第六章 恶有恶报 /125



第七章 明月牡丹	/146
第八章 亲人爱人	/168
第九章 善恶一念	/192
第十章 途遇水匪	/217
第十一章 心潮腾涌	/242
第十二章 各有盘算	/269



第一章 尔虞我诈

且说这一头绣坊内，金姑姑静静地坐着，面色冷然地看着跪了一地的人影。

为首的年大管事以头叩地，额头上已经一片瘀青，甚至破了皮，见了血色殷红，她颤声道：“属下，知罪。”

“你罪在何处？”金姑姑淡淡地开口。

“属下不该擅自妄为，自以为是，对楚姑娘的话置若罔闻，如今犯下这等不可挽回的大错来。”年大管事垂着头，身子微微颤抖着，一脸的黯然悔恨。

金姑姑执着茶盏轻品了一口，目光甚至未曾在她身上停一下，只淡淡地看向刚刚进门的金曜：“说一说咱们的损失如何。”

金曜神色阴冷，抱拳道：“咱们的人和官府水龙队的人都发现那火极难扑灭，火曜查验之后，发现是一种被称为‘鬼火冷’的特殊蛟人油所燃，此油常用于诸侯大墓，可千年不灭，所以烧了咱们三间绣房之后，才被水曜以调制的药水制住了火势，御贡绣品无事。”

七曜星君各有所长，金曜是武卫之长，武功仅次于琴笙，水曜擅长毒理和药物，

火曜为武卫次长却最善机关巧技，所幸这一次因为大部分重要之人都下山了，所以他不必要镇守琴学，这才来得及出手阻止了火势蔓延。

金姑姑细长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森然精光：“咱们绣坊初建时，三爷就为了周全，着火曜专以特制砖瓦砌屋，寻常火焰出不得屋，每间大屋边也设有水井和激桶房，这么多年都没有出过事，今儿竟然一烧就是三间！”

跪了满地的管事们听闻绣坊只烧了三间，御贡绣品无事，却并没有任何喜色，只愈发蜷缩了身子，忍不住发起抖来。

也许这样的损失对于其他绣坊来说已经算是小损失了，但是对于琴家而言，简直就是耻辱。

“属下……知罪，请大娘子降罪。”年大管事面如死灰地“扑通”连声又狠狠地叩了三下头，额上的鲜血和泪水流了满面。

“你还是三爷从曜司放出去的人，曜司中人最忌阳奉阴违，哪怕我们金字辈的也从不例外，你该明白怎么做了。”金大姑姑淡漠地说完，搁下了手里的茶盏。

年大管事闭了闭眼，流下一行悔恨的泪水，慢慢地伏下身子，以头触手背：“徒儿，敬遵师嘱，这就交代了手上的事情给副管事，然后自回乾坤院，去刑堂见土曜星君。”

“嗯，你且去下去吧。”金大姑姑似有些疲倦地摆了摆手。

年大管事爬起来，垂首以袖掩面而去。

房间大门再次关上，金曜转脸看向金大姑姑，沉声道：“金姑姑，柳二娘怎么处置，其父其兄听说三日前就已经失踪。”

“她不过是别人手里最不重要的弃子罢了，至于她的父兄大概也都没了，于她而言湘南柳家的败落和父兄之死就已经是最大的惩罚了，何况她在琴家还无子，就让她继续在琴家内院待着吧。”金姑姑轻哼了一声。

语毕，她又补充了一句：“我会给琴老三重新选几个女人。”

而一个十数年无子，无父兄母家帮衬的女人迟早会在这深宅大院里彻底被折磨得形销骨立。

柳二娘当初在琴老三那里有多嚣张，以后就会有多凄惨。

金姑姑说话间神色淡然寻常，仿佛一个下人插手老爷们的事情再理所当然不过，却透着一股子让人不寒而栗的气息。

金曜微微蹙眉，桃花眼里寒芒微闪：“姑姑，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区区一个湘南官家竟能弄到‘鬼火冷’这种罕见昂贵的蛟人油。”

他顿了顿，复又微微勾起唇角道：“此油能于海水中燃烧，亮度极高。”

金姑姑细长的眼里也闪过冰冷的光，却轻笑了起来：“看样子，咱们这位宫家少主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你说他会不会是和咱们冲着同样东西，同样的目的而来？”

“就凭他们也想染指藏海天宫，未免也太托大了。”金曜冷笑一声，丝毫不掩饰自己面上的轻蔑。

主上想要的东西，岂能容许他人染指！

金姑姑却淡淡地轻品了一口清茶道：“莫轻敌，这宫家有些蹊跷，能一出手就抢下三年官办织造之权，又能弄到‘鬼火冷’烧了咱们三间绣坊，这般嚣张轻狂，也不知暗中筹谋了多少年。”

她顿了顿，看向金曜吩咐：“上次你让日曜带回来的消息不过是些他们皮毛上的假象而已，着月曜过去一起再查一查宫家的底细。”

金曜点点头：“是。”

琴家绣坊。

虽然经历了一场火事，但所幸并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

如今整个绣坊里虽然那三间烧了的绣房的残砖断瓦看着还有些触目惊心，但是其余的绣房却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甚至地面都已经清理得干干净净，整个绣坊里秩序井然得像是从未发生过火灾一般。

楚瑜，甚至其他绣行的行主们都对这种训练有素叹为观止。

“简直如军队一般……”一名绣行行主忍不住嘀咕。

楚瑜忍不住暗道，确实如此，这种反应规整的速度，岂不是就像军队一般。

金姑姑闻言，也只淡淡地一笑：“让诸位见笑了，今日劳累了一日，还烦请亲王殿下和诸位使节在我们绣坊将就一宿。”

琴家绣坊占地极广，占据了还剑湖最美最清净处，其中自有不少客房可以让来往的客商们休憩，环境比外头的客栈不知好了多少，甚至皇亲国戚也不是没有招待过。

廉亲王自然住得，而绣行的行主们自然是求之不得，至于加尔文那些人，原本是该回他们的驿馆休息的，这会子却因为楚瑜在这里，他们都赖着不想回去。

金姑姑也只得安排他们住下。

虽然加尔文和许多绣行的行主还想留下楚瑜再追问些天工绣坊里的细节，但金姑姑眼明手快，安排人送走了疲倦的廉亲王，直接拉着楚瑜道了声“少陪”，便径

自离开。

众人只得作鸟兽散。

这一头楚瑜跟着金姑姑一路走，一路揉着肩膀叹气：“还好姑姑疼我，要不估计今夜都不得脱身。”

金姑姑看着小丫头脸上那疲倦的神色，倒是有些无奈又好笑地摇摇头：“你这丫头，三局大比锋芒毕露，还想安生吗，今后你就知道进了曜司的好处了。”

楚瑜揉着肩膀的手一顿，忽然道：“锋芒毕露也非我所欲，若是我早知你们也许并不需要我强出头，我就不必这般殚精竭虑，枉做了跳梁小丑。”

金姑姑脚步一顿，转身看向她，却见面前少女的眼神清冷得像能看穿世事，练达而淡漠。

她与楚瑜对视了片刻，方才淡淡地道：“你怎么知道曜司不需要你呢？”

楚瑜弯起唇角：“姑姑，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早前我也不是没有怀疑，因为你们都太镇定了，我原想着也许是因为琴家家底厚实，所以不在乎官造得于手中与否，但后来想想官造之权牵扯如此之大，您不可能不计较，但却放心让我这么个对刺绣一窍不通之人应战，定不可能没有做二手准备。”

金姑姑转身边行，边神色无波地道：“嗯，继续说。”

楚瑜也慢慢地跟了上去：“但我最终确定您也许不光是有后手，更甚者，怀疑您也许知道琴家根本就不会失去官造之权，却是因为年大管事对我的态度和她对您吩咐的阳奉阴违。”

“年大管事也许傲慢，但既然能担任琴家绣坊大管事这么多年，必然不是一个头脑简单之人。”

“如果没有那一场意外地烧掉了三间绣房的大火，金姑姑就算知道她阳奉阴违也不过是将她训斥一番，或者扣工钱月俸罢了。”

楚瑜说完之后，目不转睛地看着金姑姑。

却见金姑姑微微一笑，并不否认，只颌首点头：“你说得没错，就算你输了，我们一样有法子拿回官造大权，这官造大权除非是琴家自己不要，否则永远轮不到别人的头上。”

“所以您只是借着我的手去教训或者刺探宫少宸的底细，对吗？”楚瑜眯起大眼，眼里闪过幽幽的凉意。

居然能说出“除非是琴家不要，否则永远轮不到别人头上”这种话。

琴家的水，到底多深？

金姑姑转脸看向楚瑜，目光莫测：“小丫头，我知道你心里这会子一定会不痛快，但你既已经是我曜司中人，便该明白有些东西你现在并不应该知道，就不要刺探了。”

她顿了顿，伸手摸了摸楚瑜软绒轻薄的刘海，神色变得异常温和：“你真的很聪明，金姑姑很喜欢你，不知你可愿意做我的弟子，日后姑姑老了，你接替了金姑姑成为金字辈，伺候在三爷身边的时候，想知道什么，自然也就都知道了。”

金姑姑难得温柔如此，像一个慈祥的长辈。

而一贯深沉威严之人，一旦温柔起来，多让人难以拒绝。

楚瑜黑白分明的大眼一转，忽然抓过金姑姑的手，笑咪咪地嘀咕：“我怎么看着金姑姑您这会子笑得像拐子婆，这是要拐了我去给三爷当伺候的小仆吗，可是我一点儿都不喜欢金字辈，改成金鱼，那多傻！”

楚瑜，楚瑜，瑜乃美玉也。

金瑜，金鱼……想想都觉得这名字要多傻缺就有多傻缺。

何况，当了金字辈看着风光，却一辈子劳心劳力地为他人，她还没傻成那样！

“你这丫头……怎么说话呢。”金姑姑倒是没有想到楚瑜会拒绝这等‘诱惑’。

她一辈子没有儿女，除了将琴笙当成主子，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般外，她是真心喜欢楚瑜的机灵与资质，想收她做关门弟子。

这是曜司里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好处，她竟拒绝？！

金姑姑瞬间愣了愣，虽然有些恼火，却瞥见楚瑜那慧黠灵动的讨好的小模样，失笑地伸手戳了戳她的脑门：“促狭鬼，我还真不放心你在三爷身边，我还怕哪天你把三爷给折腾坏了呢！”

楚瑜凑到金姑姑身边，勾着她的手臂，笑咪咪地道：“我知道，背靠大树好乘凉，姑姑看在我为曜司这般出卖色相又出卖心力的份上，给涨点儿工钱就是咱们曜司最大的好处了。”

金姑姑摇摇头，有些无奈地道：“行了行了，也是我欠了你这讨债鬼的，就让你和七曜星君是一样的薪俸，可满意了？”

楚瑜闻言，瞬间兴奋地抱着金姑姑的手臂欢呼：“姑姑最好了！”

七曜的薪俸那可是二十两金子一个月，比朝廷一品大员的俸禄都要高。

“是了，柳二夫人我让人送回琴家了。”楚瑜开心过后，又想起一件事儿来。

柳二夫人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摸出一条放在她腰间袋子里栓着两颗奇怪丑陋大珠子的项链后，就一直在那儿发抖，一副惊恐万状魂不守舍的模样，看得她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便没有处置，直接送走了。

金姑姑闻言，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知道了，回去会查一查。”

随后，她看了看前面一座精致的小楼，温声道：“丫头，你今夜就住在那里，我还有事，先回去了。”

楚瑜笑眯眯地点点头：“好，姑姑慢走！”

送走了金姑姑，楚瑜便一路晃回了自己的小楼里。

门口早有婢女等候着，见楚瑜回来，便道：“小姐回来了，小楼的听雨轩里有温泉，您身子乏了，奴婢伺候您去泡一泡吧，桌上有给您准备的红糖桃花小酒圆子羹，女子用了最好。”

楚瑜闻言，心中一喜，便笑眯眯地摆摆手道：“不用，我最不喜欢人伺候了，你就在外间休息吧。”

那小婢女举止极为进退有度，恭敬地福了福身子，便转身退开。

楚瑜便一路往房间里而去，取了桌上放着的脸盆、换洗衣衫、毛巾便径自往听雨轩而去了。

她才进听雨轩，便极为欢喜。

芭蕉翠绿，青烟袅，兰草遍地，卵石透。

草庐头上一线天，可见清风与幽月。

还有梅花片片如飞絮，随水流入美人怀……

美人怀？

楚瑜一愣，便看见那幽幽潭水里已经泡着一道精致修白的背影，一头如瀑布发都浸在水里，烟雾袅袅间，那一抹白如梦似幻。

“白白？”楚瑜也算是见了好几次琴笙的裸背了，哪里有不认得那熟悉的背影的，试探着叫了一声。

“……”那水里美人的身影动了动，却没有反应。

楚瑜摸着下巴想了想，今日他已经恼了好几次，却一直没有现身，估计一天都在生闷气儿。

猫儿恼火了，不能上赶着惯他的脾气，但是却也不能全不理睬。

毕竟，今儿他还算是很有分寸的，分得出加尔文和宫少宸那种刻意的调戏不同，所以没有把加尔文的嘴给打烂了、手给切下来。

“小姑姑很高兴，白白今儿很乖呢。”楚瑜捧着个盆子一边靠近琴笙，一边道。

“想吃什么，小姑姑给你做？”她慢慢地凑到了琴笙跟前，试探着低下头哄诱水里慵懒的猫儿。

“哼……”水里的美人微微一动，却还是没有太大动静。

楚瑜一愣，想了想，伸手一把拨开他覆在脸上的湿头发，便见他半抬了眼，一双幽幽琥珀瞳在冷冷地看着她，偏生一张如雪容颜却一片绯红，诱人非常。

楚瑜瞅着，喉头微痒，忽然觉得肚子有点儿饿，她皱眉，低头一闻，一股子馥郁芬芳的酒气：“白白，你偷酒吃了？”

“呵……怎么，不可以？”琴笙轻笑一声，一双眸子清冷冷地看着她，原本整齐的乌发有些凌乱地垂了半张脸，半掩了他微醺殷红的玉容，满头的落花儿碎香零零。

那般模样与他平日里一贯的清冷矜傲截然不同，媚态横生的面容与清冷如雪的眸光，矛盾到极致，那些清冷便成了一种诡谲的邪妄，似火裹冰，惑人非常。

楚瑜莫名其妙地便觉得心头一跳，微微红了脸，索性转头捡起他搁在手肘边的精致粉彩描金瓷碗闻了闻。

一股浓郁的花香伴着酒精的醇气在她鼻尖飘散开来，碗底还残留着小半碗淡红色的剔透液体。

楚瑜索性低头喝了一口，一股子甜糯的香气在唇间漫开。

她微微挑眉：“这是……那丫头说的红糖桃花小酒圆子羹？”

水里这仙儿不会是喝了这一盅酒糟糖水就给醉成这样了吧？

谁能想到堂堂琴三爷酒量竟然差成这样！

楚瑜叹了一口气：“得，你小姑奶奶我就是个操劳的命，还以为今儿站了一整天，这会儿能好好泡个澡，却不想还得伺候你只这醉猫儿。”

“来，给小姑奶奶起！”

只听得“哗啦”一声，楚瑜就感觉自己一把将人给拽了上来，心中一喜，赶紧用另外一只手中的大布巾去裹人，随后打算再加把力赶紧把这大仙儿给彻底拖出水，扛回去。

却不想她无意一抬头，便见一双在光线黯淡处变得似金非金的妙目正幽幽地盯着自己，她拽着他的姿态，竟令他的面容和她的距离忽然变得近在咫尺。

如今，他和她，鼻尖对着鼻尖，眼对着眼。

琴笙那似冷又似炽的目光正直勾勾地盯着她，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奇异冷香伴随着潮湿的蒸汽迎面侵袭而来，染湿了她半身衣衫，也近乎霸道地瞬间便侵入了她的鼻间，似将她彻底禁锢在他的气息间。

“你……”他微微眯起眸子，压低了挺直精致的鼻尖顶在她唇间，似在嗅闻，似在探询。

唇间传来细腻又诡异的触感，如麻药一般酥入心头，令她莫名地心中一慌，抓着他胳膊的手便僵在了半空中，竟不敢再移动半分。

仿佛只要这么一动，便会有……不可预见的危险发生。

楚瑜觉得脑子里渐渐有些迷糊，只觉得那双金色的冷眸如一把锐利的钩子一般一点点地将她的魂儿从自己的脑壳里给一点点地勾出来。

一点疼，一点爽，一点酥麻……说不清楚什么滋味。

“鱼……”他忽然微微眯起眸子轻笑了一下，启唇朝她吹了一口气，一贯清冷低柔的声音染了醺意，多了撩动人心的沙哑。

“嗯……唔？”她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只觉得那带着男子异样的醇香气儿，直接吹得人轻软酥麻，她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却又莫名其妙地觉得……舒服。

舒服得她腿软，舒服得她暗叫不妙，直想抱头鼠窜，却又像被施了定身法般动弹不得。

面前这大仙儿，浑身分明每一寸肌肤，每一个表情，每一缕发丝都散发着无边惑气，魅色横生，美得惊心动魄，不可方物。

连纤长的睫羽都被水汽氤氲得柔软潮湿，但一双眼睛却清冷得吓人，金色瞳子闪烁着金属兵器一般的森然光泽，深邃而充满禁欲的气息，似一把金色的、锋利的长刃一寸寸掠过肌肤。

让人分不清他到底是醒还是醉，这种撕裂性的矛盾在他身上糅合成一种诡异的极具侵略性的武器——

若他愿意，便可一眼涤荡人间万紫千红。

荡魂无数，横扫千军，勾魂摄魄——杀无赦！

自有凡夫俗子愿为他这垂眸一顾。

倾尽天下烽火戏诸侯，笑颠王朝如覆舟。

楚瑜迷迷糊糊地想，这按照后世的说法，这大仙儿就是个——人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鱼，你长得可真丑，没我好看呢。”他似觉得她的模样很有趣，忽然伸出指尖轻划过她的肌肤，眯着金眸轻笑了起来。

“……”那一句“真丑”，让迷迷糊糊的楚瑜蓦然一颤，猛然惊醒过来，被勾出去的小魂儿瞬间缩回身子一大半。

她唇角一抽，立刻晓得面前这仙儿的脸不能看——万万不能看。

楚瑜慌忙别开脸，却觉得自己后槽牙有点儿痒痒，很想咬人：“行，行，你最美……”

最美了。”

却不想一滴温泉水从他挺直精致的鼻尖滴落下来，正巧滴在她微启的唇上，瞬间进了她嘴里。

“味道好吗？”琴笙忽然凑近她，眸色森凉，吐气如兰。

她一愣，竟鬼使神差地伸出舌尖，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哎，好像……味道不错。”

有一种来自他皮肤上的味道，属于他身体特有的香气，还有点儿甜。

待她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瞬间僵了僵，简直想要哀号出声——她在干嘛啊，简直像猥琐大妈！

“嗯，本尊也觉得鱼虽然丑丑的，但是……”琴笙忽然微微勾了唇角，俯下身来咬住了她粉润的嘴，轻哼了一声，“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楚瑜僵如木石，一时间整个头皮都炸了，脑子里一片空白——

任由对方在自己唇上恣意地啃咬，吞噬着她的唇，甚至舌尖……

“痛啊！”

直到唇上传来刺痛，才让她瞬间回过神来，眼泪都出来了！

“妈呀……白白……呜呜……放……放嘴……痛！”

这大仙儿是真的一点儿不客气地在吃她的嘴！

不是亲吻，就是货真价实地咬，吃肉一样在啃她！

楚瑜使劲儿地挣扎，试图救下自己的嘴，却发现自己非但没有挣扎开，反而身形一晃，彻底失去了平衡，她惊惶地瞪大了眼，只觉得眼前一花。

“扑通——！”

水花四溅，她被他拽着一起掉进了温泉池！

“呜呜呜……”楚瑜下意识地闭气，惊惶地蹬腿就要往水面上浮，却偏偏压着自己的人一把将她按在水池底下，长腿一顶，膝盖压着她的小腹，竟不管不顾地死死啃着她的嘴不放。

她甚至可以感觉到嘴里有了甜腻的血腥味儿，却被他舌尖儿一卷舔入腹中，似意犹未尽地还要侵入得更深。

他乌黑的长发披散开来，在水里如海藻一般将她彻底包裹起来。

“呜呜呜呜……救……命……”楚瑜用尽了气力，却推不开身上的人，水中的缺氧和热气让她只觉得眼前渐渐模糊，渐渐迷离，浮现光怪陆离的画面。

不会就……就这么死在这里吧？

她脑子里冒出诡异的想法，这般死法，真是……香艳又缠绵。

但是——

不能因为白白发酒疯，她就这么死在这里啊！

最后一点儿清醒的意识，让她用尽气力伸手去摸自己腰带，一把翻出里面藏着的细长针，正要动手，却忽然听见“砰！”一声剧烈的响声。

压制住自己的人忽然睁开那双诡异冰冷的金眸，随后压住自己的力量瞬间消失。

她一呆，求生的本能让她下意识地不管不顾地赶紧往水面上挣扎。

“哗啦！”一声水响，她迅速挣出水面，狼狈地、大口地一边咳嗽一边大喘气：“咳咳咳咳……呼呼呼呼……咳咳咳咳……娘呀，呛死我了。”

一片黑影忽然当着楚瑜的头上罩了下来。

楚瑜下意识地抬手一挡，触手柔软，她一愣：“帕子？”

随后她一转脸，便看见一双描金皂靴，顺着靴子往上是一双男子劲瘦笔直的长腿。

“金曜？”她有些怔然地看着站在自己旁边的人。

金曜怀里打横抱着裹着绸布床单长发湿润的那人，不是方才压着自己啃的白白又是谁。

金曜抱着怀里的美人居高临下，冷冷地看着她：“谁让你给主上喂酒的，你疯了吗？”

楚瑜原就累了一整天，精神高度紧张和集中，方才一番好心照顾自己的猫儿，却平白遭难一场，就算那“难”再香艳，也是差点儿枉送了性命。

此刻她算是大难不死，正是惊心初定，浑身虚脱的时候，陡然还被不分青红皂白地质问，顿时气儿不打一处来，抬眸怒笑：“你才疯了呢，你身为武卫首领，分明知道三爷会进住小楼歇息，也知道他沾不得酒，却没有留意到婢女放了含酒的汤羹在桌面上，让三爷无意饮用，没问你个失职之罪就不错了，还怪到他人头上来，是何道理！”

金曜见水里的少女一副剑拔弩张，随时准备蹿上来挠他一脸的泼辣脸孔，偏生一张小脸被肆虐得酡红，看起来一副承欢之后的模样。

他桃花眼底闪过一丝幽光异色，随后冷笑一声，转身小心地抱着琴笙径自离开，只留下冷冰冰的一句：“以后你若想死，便喂主上喝酒。”

楚瑜看着他抱着琴笙离开的背影，那动作间的仔细温存与熟练，看得她都莫名其妙地生出一点儿诡异的羡慕来。

她一边爬起来，一边抓着帕子擦脸，忍不住暗自嘀咕，分明都是人，连金姑姑

都看得出来她对仙仙也好，对白白也好都绝无坏心，金曜这货有必要整天针对她吗，跟抢了他的女人似的！

抢了他……

楚瑜擦头发的手一顿，猛然抬眼看着金曜的背影，心头忍不住浮现出一个诡异的念头——

莫非，是因为她抢了他的……“男人”，譬如——三爷？

她何曾见过他对谁这般仔细温柔过？

哪怕仙仙当初差点儿杀了他，他却浑似一点儿都不介意一般，也忠心过了头儿。

琴三爷这么多年不要说娶妻，甚至一直都没有和哪一家姑娘传出过绯闻，不会就是因为金曜吧？

方才金曜一来，白白就松开了她，而且看着金曜抱着白白的姿势那么熟练，分明不是第一次这么抱着他了。

这对主仆之间莫非有什么不为外人道也之情？

这个念头儿让楚瑜吓得浑身一个激灵，随后一阵冷风吹来，瞬间让她连打了几个大喷嚏：“阿嚏！阿嚏！阿嚏！”

哎呀，管他呢！

现在最重要的是她再不换身衣服，就要感染风寒发烧了。

楚瑜赶紧披上那帕子一溜烟儿地往温暖的房间钻了过去。

春寒料峭，如那美人一般，真真儿消受不起！

待得换了一身干净暖和的衣衫，又喝了些小炉子里烧着的热水，楚瑜这才觉得身上暖和了，缓过劲儿来儿，捧着一小碗热水从屋内出来，准备喂琴笙喝点儿热水。

却见金曜早已坐在琴笙床边，手里拿着一碗热水，正小心地一勺勺地喂进床上合着眼的美人薄唇里。

楚瑜沉默了一下，干脆自己低头喝了一口手里的热水，捧着碗慢吞吞地晃过去，瞅了瞅躺在床上的人。

见琴笙静静地躺着，脸上胭脂绯色未退，仍然让人只望一眼便心跳耳热，心生绮念。

楚瑜轻叹了一声，别开脸，有些心不在焉地问：“白白还好吗？”

金曜并不理会她，置若罔闻地只静静地喂琴笙喝水。

楚瑜又问：“他是敏感体质，不能沾酒？”

金曜：“……”

楚瑜看着他冷沉的背影，眼底闪过一丝火意，随后她低头喝了一口热水，似自言自语地道：“下次直接弄点儿醉花酿来喂白白看看会有什么效果。”

金曜的手一顿，猛然转头，桃花眼里一片幽凉低睨着楚瑜：“找死？”

楚瑜寻了一张凳子坐下，懒洋洋地放松自己倦怠的四肢，笑眯眯地道：“对啊，你要不要陪我一起死？”

金曜闻言，握勺的手背上暴出一根青筋，随后冷冷地道：“主上不能沾酒，沾酒之后便会性情兀变，难以控制，取人性命如割草也不是没有的，你若想再试试，不妨选个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去送死，莫要牵连无辜之人。”

楚瑜点点头，抚了下自己的嘴，疼得她龇牙咧嘴：“你就说这傻猫儿会喝酒之后发酒疯，可能六亲不认，到处咬人就行了，说这么多废话干吗！”

金曜忍不住咬牙怒道：“楚瑜，不得对主上无礼！”

“我就无礼了，你打我呀，打我呀？”楚瑜轻哼一声，托着下巴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金曜握拳气结：“你……”

楚瑜赶苍蝇似的挥挥手：“你要是不打，就快点儿滚，我还得找大夫上药，明天还有很多事儿呢。”

金曜觉得自己又手痒了，又开始幻想掐断面前少女纤细的小脖子的快感。

他深呼吸了几口气，站了起来，转身向门外大步走去，走到一半，忽然扔给楚瑜一只瓶子，冷冷地道：“收拾收拾你的嘴脸，明日里，我不想听见任何对主上不利的流言。”

说罢，他转身拂袖而去。

楚瑜轻哼一声：“好滚，不送！”

随后，她瞅瞅自己怀里的水晶瓶子，用两只手指夹了起来，打开嗅了嗅，一股子好闻的清香药味儿飘来。

这东西能用吗？

金曜这货不会打算毒死她吧？

毕竟是用在嘴上的东西，楚瑜想了想，还是忍着疼向门口走去，拉开门缝对外面喊了一嗓子：“二娘、三娘，睡了没，没睡的话来帮我瞅瞅金曜送的药里有毒不？”

她话音刚落，连院门都还没出的金曜瞬间一个踉跄，随后几个快步踏出了院子。

他走过的坚硬青砖石，片片……开裂，碎成齏粉。

霍二娘闻了闻瓶子里的药，又尝了尝，随后点点头，递给霍三娘：“这是上好的金疮药，去腐生肌，养颜美容，可内服外用。”